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四回 石季龍杯酒定交情

話說劉員外與妻封氏，同神霄劉弘祖，見那石鵲劈空飛起，杳不可追，心下悶悶不悅，回進家中，各相埋怨，自不消說。那石鵲飛入雲中，回翻了有好一會，展開雙翅，竟飛到一個所在來。你說這個所在是甚麼去處？原來卻是晉陽城中，有一個豪客，姓段名琨，號方山，頗通道術。兩年前，曾遇異人傳與秘訣，能知未來之事，卻是無室無家，一向飄零在城中，那些凡夫俗子，那個曉得他是個豪俊？這一日，方山正在城中閒走，忽聽得頭頂撲刺刺聲響，便抬頭一看，只見一隻白鵲兒，在他頭上團團飛舞，方山便立住腳，說道：「好奇怪！好奇怪！從來不曾有一隻這樣雪白的鵲兒，為何卻在我頭頂飛旋？」說聲未了，那白鵲漸漸低將下來，離他頭上只好尺許，方山一發為異，伸手去抓他，那石鵲忽地飛到方山面前，打個照面，望前慢慢飛去。方山不捨，隨後緊緊追來。那石鵲緊追緊飛，慢追慢飛，不多時，出了晉陽城，來到柳溪池邊。石鵲連連的叫了兩聲，就飛在一枝大柳樹上，隨你看他，竟是不動。方山無奈，看著柳根下一塊石片，雙手去扳他起來，要打這石鵲。不期這一扳，卻扳出一件異事來了。正是：

不因石鵲柳梢住，那得聲名日後聞。

你說這是甚麼異事？那方山將石片扳起，忽然一道紅光，自下而上，方山吃了一驚，且不去打這石鵲，仔細將石片底下一看，只見一個石匣，約有二尺多長，藏在裡面。方山不知是甚麼物件，連忙將石匣取起。揭去了蓋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件，卻是兩把寶劍，每把上面各有一行細字，其一上面刻道：龍泉神劍，屬平陽劉弘祖。其一上面刻道：太阿神劍，屬晉陽段方山。

方山見了自己的名姓，喜不自勝，依舊藏在匣中，雙手捧定，回身便走，卻忘記了那石鵲。走了有十餘步，猛然記得，忙回轉身來看時，這石鵲已不知去向。只得拿了石匣，向前而行。

將次天晚，到了自己家中，又將雙劍取出，撫玩了一會。心下想道：「太阿之劍是我的了，但不知劉弘祖是何等人？這劍上明明刻著『平陽』二字，一定是河東人了。我必須去訪他，送與這劍才是。」算計停當，當晚過了一夜。至明日，絕早起來，取出雙劍，負在背上，扮作雲遊道人，一路出了晉陽城，竟往平陽府而來。其時，正是暮秋天氣，但見：

金風催敗葉，衰柳動征塵。

方山在路上，就將雙劍為題，吟詩一首道：

浩氣沖天橫鬥牛，背承雙劍漫遨遊。

天生神物終歸我，地獻龍泉付與劉。

兩處賢豪應已定，一朝同調自當求。

時來定有無端遇，莫恥村夫笑敝裘。

吟畢，迤邐行來，不一日，到了平陽境界，卻是蒲州地面，那是個曠野去處。方山正行間，只見前面征塵起處，一彪軍馬蜂擁而來。為首的一員將官，銀盔銀甲，手執蛇矛，年紀不上二十，生得儀容俊爽。氣宇軒昂。騎著一匹胭脂赤兔，指揮左右。

方山一見，躲避不及，只得遠遠走過一邊，讓他過去。那將官見了方山，便將赤兔勒住，傳令軍馬慢行，自己卻翻身下騎，走到方山面前，說道：「段方山，別來無恙麼？為何見了小弟，卻遠遠避去？」方山見說，一時想不起是甚麼人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道：「吾兄莫非是石季龍麼，幾時已做了官了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正是石季龍。曾記八年前，與兄在晉陽城中相會，彼時俱為總角之年，今已長成。小弟近日招集得一彪軍馬，要乾些功業，不知兄有同心麼？」方山道：「諒為大丈夫，自有同志。但是小弟還要去河津縣尋訪劉弘祖，此時不能同行，奈何？」季龍道：「那個劉弘祖？」方山道：「小弟也不曾認得他，因有一件奇事，故此要去尋他。」季龍道：「卻是何事？」方山就將白鵲引路得劍之事，說了一遍，又將劍解下來遞與石季龍看道：「一把刻小弟的姓名，一把明明刻著平陽劉弘祖，是不是件異事？」石季龍看了一看，仍遞與方山，說道：「果是異事，但劍上刻著平陽，兄為何要到河津？」方山道：「前日在平陽訪問，有的說他住在河津縣，故要到河津去。」石季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同去尋訪何如？」方山道：「得兄同去，一發妙絕。」於是兩個人一齊上了坐騎，催促軍馬，慢慢的行向前來。只因此一來，有分教：

頃刻賢豪成故舊，三杯村酒定交情。

不一時過了蒲州，入了河津，將兵馬屯紮，遣人訪問劉弘祖住居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。季龍道：「想是去他家尚遠，故此沒有人認識。」只得催促軍馬又行，約行了有十餘里路，到了一座山腳底下。天色已晚，季龍就叫在山腳底下團營，過了一夜。

到明日，正要上馬前行，只見一個獵戶，捉了一個白兔，從山上走下來。方山便向前問道：「獵戶哥，我借問你一聲，此處可有個劉弘祖麼？」獵戶見說，並不答話，拿了白兔，向前竟走。

方山道：「這個人想是聾子，待我再問他，看是如何？」便走上前一步，高聲叫道：「獵戶哥，你拿這白兔何往？我問你劉弘祖家住何處，你如何並不答聲？」那人見方山又問，便回轉身說道：「誰是獵戶哥？甚麼劉弘祖？你是那裡來的，敢在此問大驚小怪？」方山見這人說話有些來歷，不敢怠慢，陪個小心問道：「小弟是從遠方到此，不識忌諱，多有得罪。未審吾兄尊姓大名，望乞見教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遠方到此，寒家不遠，且請到家坐了講話何如？」方山道：「如此極妙，只是小弟還有個朋友在前面，拉他同來何如？」那人道：「既有朋友，拉他同來，有何不可？」方山便回轉身，與季龍告知，季龍欣然允從，同了方山行向前來。只見那人卻立著等候。見了二人，遂相遜而行。

方轉過了一個灣，就是他的家下。三人一同進了門坐定，那人就對二人問道：「兩位仁兄，尊姓大名，為何要見劉弘祖？」方山道：「小弟姓段名琨，字方山，這位尊兄姓石名宏，字季龍，從晉陽一同到此，因有事要見劉兄，不期卻遇仁兄。敢叩仁兄尊姓大名，並乞指與劉兄住居，足感大德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慕容名廩。別號道將。祖是幽州人氏，漢末流落於此。近日聞得如賓鄉有個劉弘祖，是個異人，小弟正要去訪他，不知兩位仁兄也有同心，這也是天緣湊巧。明日一齊同行何如？」季龍道：「得兄指點，感恩非淺，安敢不從！」慕容廩大喜，當下就留住二人，吩咐安排酒席款待。季龍與方山見他情辭慷慨，並不推辭。

不多時，排上酒來，慕容廩便請二人坐了客席，自己打橫相陪。飲酒中間，慕容廩說起劉弘祖，段琨便問道：「劉兄為人，吾兄必知備細，望乞見教一二。」慕容廩道：「小弟也不曾識面，但聞得人說，他的出身極是怪異。」季龍接口道：「甚麼怪異？」

慕容廩道：「這裡有個韓地栗，他曾對人說：十餘年前，這山頂上甚是奇怪，忽然一日，墜下一肉球，約有小鬥大，沉埋在泥中，有一年多。忽然如賓鄉有個劉員外，從此經過，取了回去。到梓樹林遇著天雨，劉員外在一個古廟中躲避，那知一個霹靂，震開肉球，就生出一個孩子來，手掌中卻有篆紋，儼然『神霄子』三字。那劉員外暮年無子，就以為己養，取他叫他劉弘祖，如今已是十六年有餘了，豈不是出身怪異之事？」季龍道：「古來大聖大賢，出身之時，每多奇異，如伊尹生於空桑，后稷棄而鳥翼，天產奇英，神物擁護。古事往往有之，載在詩書，豈欺世哉？據如此說，劉兄將來決非凡人，我等去訪他，為不虛矣。」說罷，三人又痛飲了一回。

方山又將得劍之事，細說一遍。慕容廩大喜，道：「吾兄又有如此奇事，小弟情願與兩兄結為兄弟如何？」季龍也大喜道：「小弟亦有此意。」連忙取過三隻大杯來，各人面前滿斟了一杯，立起身說道：「兩兄請各飲了一杯，小弟再有說話。」段琨與慕容廩依允，舉起杯一飲而盡。季龍見二人飲乾，自己也吃個無滴，說道：「吾三人自今以後，須要同心竭力，共濟功名，即至大患大難之時，此身可殺，義不可背，如有二心者，幽明共殛之。」

說罷，又各飲一杯。慕容廩便到裡面取出一條紅單，三個人敘了次序，大拜了八拜。段琨二十歲為兄，季龍十九第二，慕容廩也有十九，卻是月份生小些，居了第三。敘罷，三個人依舊入席飲酒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鍾飲，話得投機不厭頻。

有詩單道他三人結拜的事，詩云：

此路偶相值，遂成弟與兄。

丈夫多意氣，杯酒定交情。

義烈深同志，奇才聚夏城。

始知天下事，莫作敵人驚。

三個人直飲至更闌人靜，俱吃得酩酊大醉，方才安寢。

到了明日，季龍與方山起來，催促慕容廆起身，慕容廆猶是醉眼朦朧的吃了早膳，收拾動身。慕容廆原沒有家室，止有兩個家人，一個叫做荀晞，一個叫做荀昭，就叫二人挑了行李，五個人一齊出門。先到山下取齊了兵馬，將來分作三隊：第一隊是段琨，第二隊是石宏，第三隊卻是慕容廆，各領五百，一路上揚威耀武，行向如賓村來。但見：

路上野花隨馬足，河邊垂柳動征塵。

不上半日，前軍已到如賓鄉。季龍便傳令將三隊軍馬，依舊合做一處，離村一里，結下營寨，不許擾害居民。傳令已畢，便同段方山、慕容廆三個人，慢慢的行入鄉來。先叫荀晞、荀昭，去探哨消息。不多時，只見荀晞二人，同了一個蒼頭，遠遠的出來迎接，稟道：「請相公到裡邊相見。」段方山與石季龍、慕容廆聽見，各下坐騎，步行到門裡面。劉弘祖早已迎將出來，彼此相見，欣然如故。到了中堂，各各見禮已畢，主賓坐定，各通了姓氏。劉弘祖見他三人，相貌瑰偉，人物慷慨，心中大喜。石季龍、段方山、慕容廆，見劉弘祖美如冠玉，英俊不凡，也覺快意。

少頃，三杯茶罷，慕容廆說道：「久聞劉兄英名，早欲奉謁，不期途次得遇段石二兄，前來拜訪，小弟得附驥尾，覲見尊顏，真生平之大幸也。」劉弘祖道：「小弟有何德能。敢勞三位仁兄如此錯愛。」慕容廆道：「劉兄少年豪傑，聲名久著天庭，那得無有德能，轟動神明如此。」劉弘祖道：「小弟足跡未嘗出戶，那有聲名轟動天庭之理？慕容兄莫非取笑小弟麼？」慕容廆道：「小弟焉敢取笑仁兄，仁兄不信，試問方山兄，便知小弟非浪言也。」方山見說，便接口道：「劉兄之身，雖未達於天庭，劉兄之名，果已著於天庭，待小弟奏聞，便知慕容兄非虛言也。」劉弘祖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方山道：「前日小弟在晉陽時，偶然到街坊閒玩，忽然見一隻白鵲，在小弟頭頂飛旋。小弟以為奇怪，將手去抓他，那白鵲就飛到小弟面前，竟引了小弟出城，到一個池邊，喚作柳溪，白鵲竟棲在柳樹上不動。彼時小弟去取石片打他，不期石片之下，拾著一個石匣。匣內放著龍泉、太阿二劍。」

劉弘祖見說到龍泉、太阿二劍，躍然大喜，便不等方山說完，急問道：「劍卻怎麼，如今在那裡？」方山道：「那龍泉劍上，明明刻著劉兄的大名尊姓，太阿劍上，卻是小弟的賤名。如今特地送來還兄，已帶在軍中，少頃便當相獻。但可惜這白鵲不知往哪裡去了側批：絲絲扣出？」劉弘祖道：「白鵲要見也不難，只是方山兄方才說劍在軍中，不知帶有多少兵馬在此？」季龍道：「共有一千五百，因是初會，未敢驚動，屯在一里之外。」弘祖道：「三位仁兄，有如此奇遇，又有兵馬相隨，真豪傑也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荀晞捧著雙劍進來，遞與方山，方山便遞與弘祖。弘祖接來，細細看了一會，果然見龍泉劍上，刻著自己名姓，不覺喜動顏色。慕容廆在傍見了，說道：「可知小弟前言非孟浪也。」弘祖聽說，忽然大笑，眾人也笑了一會。弘祖便將太阿劍遞還方山，自己就留了龍泉劍。

只見裡面劉員外出來，與眾人相見了，就吩咐安排筵席。是日，宰豬殺羊，亂了有半日。眾人一同入席，席間，方山因弘祖有「不難見白鵲」的話側批：絲絲不漏，便問其緣故。弘祖笑了一笑，說將出來。有分教：

席上停杯看白雪，筵前拍手鬥金鶯。